

我的棉花，我的家园

作者：苏童

水里的棉花在风中发出了类似呜咽的声音。坐在竹筏上的人打捞着水面上的每一朵棉铃，它们湿漉漉地堆在箩筐里，在波动中不断改变形状，远看就像一些垂死的牲灵，那么辽阔的棉田，那么多的人，在洪水过后丰收的梦想已烟消云散。竹筏上的人们神情凄惶，他们手里的棉花是最后的一种收获。

书来远离乡亲站在水中，他注视着水中棉花纵横交错的绿影，他的焦黄疲倦的脸浮现其中，成为一片枯叶。已经没有时间等待了，书来把被包挎到肩上，慢慢地涉水而过。漂浮的棉铃看时像鱼一样触及膝盖，书来低下头，看见一群棉铃随他移向旱地，他随手捞了一朵抓在手中，手中的棉花清凉而柔软，在午后的阳光中呈现出一种淡档的红色。书来想棉花的颜色有时是很奇怪的，它会变化。

旱地上聚集着更多的人，他们来自周围受灾的村庄。迁徙的棉农们挤在几辆马车上等待出发，妇女和孩子尖声地咒骂或者哭泣着，书来觉得所有的人都变成了一片枯叶，他们将在唯一通往异乡的上路上飘浮，寻找干燥的肥沃的生息之地。有人在马车上看见了书来，“书来，你也走”书来爬上了马车，说：“走，干嘛不走？”那人又问：“书来你去哪里？”书来想了想说：“我去马桥镇投奔叔叔，他是个铁匠，可是我不知道他现在还在不在那里。”

马车经过自茫茫的水地，七月的空气潮湿而浑浊。在很久以后他们看见了真正的土地、房屋和庄稼。落日下放牛的孩子睁大眼睛，惊恐地注视着那些从灾区来的棉农。书来就是这时候跳下了马车，他没有说什么，人们以为他是去路沟里解手的。书来下了路沟，他的头部在茅草间闪了闪，后来就不见了。马车继续朝前走，马车上的人想去一个远离灾荒和穷困的地方，他们的路途非常艰辛。走了很久以后他们发现书来不见了，书来干枯的头发在茅草间闪了闪，后来就不见了。

路沟里躺着一个男人。书来先是看见许多青玉米的苞壳堆在那儿，然后就看见那个男人的手从玉米堆里伸出来，书来恍惚地以为那也是一片树叶，他没有在意。书来站在那里对着玉米堆撒尿，这时候他看见那只手颤动起来，它慢慢举起来，肮脏粗糙的手掌摊开来，像是在索讨着什么。那个男人土黄色的脸庞也从地上抬起来，他的眼睛黯淡无光，干枯的嘴唇激动着。“给我水，我渴死了。”他说。书来惊得跳了起来，他朝后退了几步，一边系裤带一边匆匆地审视这个干渴的男人。“这么多的水，水快把我们淹死了，你为什么还要水？”书来不相信眼前的事实。他看见那个男人朝前爬了一点，他的脸无力地贴在泥地上，然后书来听见一种吸吮的声音，男人的苍白的舌尖像一条蚂蟥伸出来，急切舔着书来的尿水，书来喊叫了一声，随后他就沿着路沟狂奔起来，他感到害怕。那个男人身上已经散发出某种死亡的腥味，正是这种气味令书来感到深深的恐惧。

跑出路沟是一片长满杂草的河谷地，书来蹲下来喘着气，他突然意识到路沟里的男人肯定是老家的人，他很面熟。书来想他会不会就是马桥镇做铁匠的叔叔，他离家已经多年，给书来留下的印象已经非常模糊。书来意走回去仔细看看那个人，但是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。如果他真的是叔叔，如果叔叔现在躺在路沟里等待死期，书来就没有必要再去找他了。

书来上了大路，他回头看了看下面的路沟，有一群牛蝇聚集在一起嗡嗡地盘旋着，牛蝇总是最先靠拢那些垂死的人，也许它们已经咬破了叔叔的血管。叔叔快要死了。书来想这个季节到处水流漫漫，这么多的水，淹掉了茫茫的棉花地，淹死了人和牲畜，而这个叔叔却在路沟里舔人尿，也许他病得很重，也许他就要活活地渴死了，书来觉得这件事情有点蹊跷。

这是一个陌生的村庄，站在堤坝上眺望，那些低矮的房屋像狗粪一样稀疏地匍匐在暮色中。村巷中没有一个人，也没有狗和家畜。书来走下堤坝，看见地里有几架废弃的水车，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木桶。书来在一架风车的叶片上发现一件破破烂烂的小褂子，他拿下来放在鼻子下嗅了嗅，褂子上有很浓的太阳与盐的气味。书来把它套在身上朝村巷里走，所到处有许多被丢弃的物品，书来尽量把它们捡起来，以防流浪途中的种种不测。

百里之外就是另外一个世界。这里饱受干旱之苦，书来在村巷里转悠了半天，每家都是

我的棉花，我的家园1.txt262

空无一人，水缸只只见底，书来又饥又渴，他希望能在哪家的墙角找到一点吃的，找到半碗水，但是这些逃荒的人带走了所有的食物。书来只在某家的屋檐下找到两只晒干的红辣椒，他很快地把辣椒吞下了肚。然后就是一阵更加猛烈的焦渴的感觉，书来用棍子敲碎了他看见的最后一口水缸。这个村子竟然没有一滴水。书来悲哀地走出了最后那户人家，他坐在一只石磨上，仇恨地扫视着这个干涸无人的地方。路沟里那个垂死的人从眼前真切地一闪而过，那只枯叶般摊开来的手，书来至此理解了那只手的含义，书来现在懂得干旱与大水同样可以置人于死地，它们同样地令人恐惧。

书来走过晒场时看见一只鸡食钵，两只老鼠趴在那里，鸡食钵里留下了这个村庄唯一一点水，书来犹豫了几秒钟后果断地冲上去，赶走了老鼠。那些浑浊发苦的水使书来的头脑清醒了许多。他想他必须离开此地朝前走了，如果走得快，说不定能在第二天赶上乡亲们的马车。

在堤坝上书来遇到一个逃荒的家庭，枯瘦的男人和女人拖着枯瘦的孩子朝平原上走去。男人的身上背着许多玻璃瓶，女人的身上背着一袋干粮，书来默默地跟着他们走，其实是跟着食物和水走。那个男人对书来怀有明显的戒备，他猛然站住，对书来说：“走吧，别跟着我们。”书来说：“我不知道该朝哪里走。”男人说：“到有水的地方去，朝西走吧。”书来苦笑着缩起了肩膀，他说：“我就是从大水中逃出来的，西面发大水，把棉花地都淹掉了。”男人怀疑地看了看书来的脸：“那我可管不着，你别跟着我们动什么鬼点子，我让你别跟着我们，否则我就把你宰了。”书来下意识地后退了两步，他摇着头说：“我不相信，都这么饿，这么渴，你还有劲杀我。”那个男人说：“就是因为又饿又渴，才想杀人越货，这个道理你不懂？你这个傻瓜看来迟早会饿死渴死。”书来怯懦地说：“也许会的，我看我还是在你们前面走吧，这样我就不会抢你们的水和干粮了。”

书来后来就在那家人的前面走。远处的天空一点档地黑下来，远处的路也在一点档地模糊起来。书来突然想起家乡漫漫无际的大水，想起无数雪白的棉铃在水上漂泛；这么多的人从灾荒中逃离，就像水淹的棉铃盲目地漂泛在途中。这么多的人，满怀着迷惘和仇恨的情绪，离乡背井，他们到底要去哪里？

朝南部平原走，路上随处可见逃荒的人。但是马车上的乡亲们早已消失不见了，书来难以猜测他们的去向，他也倦于这种无谓的寻找，这样的年月谁也救不了谁，只有靠自己了。书来想。不管怎么说，在人群中书来不再感到孤独，书来跟随着人流朝南部平原走。

南部平原在这年夏季免受了水患和干旱之灾。到了这里灾民们总是能从地里和沿路人家弄到吃的。让人不安的是平原上的枪声，从早晨到夜晚，枪声在远远的地方不断炸响。书来难以计算枪声的距离，他只是觉得路途上仍然埋伏着可怕的灾难。虽然摆脱了饥渴，书来仍然心事重重。

人们谈论着平原上的战争。战争的双方经常是变化着的，令人难以捉摸。有时候是国民党的军队打日本人的军队，有时候是日本人的军队打共产党的军队，有时候却是共产党的军队打国民党的军队。书来经常看见远处硝烟弥漫的村庄，从那些村庄里逃出来的女人和孩子凄厉地哭叫着，汇入逃荒的人流，书来还看到过一个奇怪的男人，剃着光头，拖着一条血淋淋的断腿，一蹦一跳地跟在人流的后面，那个人不停地咒骂着什么，朝别人的背袋里挖干粮吃。有人告诉书来，那是一个逃兵，还说他迟早会被枪毙。书来回头望望伤兵那条血淋淋的断腿，书来说，为什么要枪毙他呢？他都断了一条腿了，他已经不能打仗了。书来正说着就听见背后一声枪响，再回头时那个伤兵已经卧在血泊之中。伤兵手里的一块馒头滚落在书来的脚边。人群顿时被惊散了，书来却被近在英尺的枪声吓愣了。他站在那里，看见两个骑马的士兵从野地里飞速而来，他们把中弹的伤兵拖上了马，书来睁大眼睛惊恐地僵立着，他看见伤兵的一条断腿像被风折断的树枝，在马背上无力地摇晃着，新鲜的血在上路上滴成一条不均匀的红线。他们真的把他枪毙了；书来浑身颤栗地抱住一棵大树。书来被亲眼目睹的场面吓呆了，一个人好好地走着路，突然就死了。

“太可怕了。”书来后来经常对别人说起这件事，“打仗比大水可怕，比干旱可怕，再没有什么比子弹更可怕了，我亲眼看见他们枪毙了一个人，你不知道那个人已经断了一条腿，他已经够可怜的了，”书来又说他不明白那两个士兵为什么要枪毙那个断了腿的人呢？有人回答说，因为他逃跑，书来仍然不明白，他说：“他当然要逃的，谁都怕死，眼看着要死了，他怎么会不逃呢？”

我的棉花，我的家园1.txt262

书来带着满腹的疑问露宿在一片槐树林里，林子里有一间小棚屋，已经挤满了人，书来迟了一步，他只好睡在露天了。书来把麻袋铺在地上，摊开湿漉漉的棉被，然后脱下鞋子做枕头，书来就这样睡了。逃难的路上总是这样过夜的。异乡的空气有异乡的特点，甚至漆黑的夜空和灰白的星星，甚至树木和房屋在夜色中的轮廓，它们都使书来感到陌生，没有到处奔涌的水流，没有到处飘飞的棉花，异乡之夜枯燥而漫长，书来在进入睡梦前依稀看见一朵孤独的棉铃在水上漂浮，是一朵会变化颜色的淡红色棉花，它给书来绝望的心灵带来唯一的抚慰。

午夜时分大路上响起杂沓的马蹄声。槐树林里的人被惊醒了，书来迷迷糊糊地听见有人喊，快跑，抓壮丁的来啦！书来跳起来就跑，他光着脚像野鹿一样飞跑着，听见后面的槐树林里一片骚乱，枪声夹杂着人声，有一颗流弹嗖地掠过书来的头顶，书来拼命地奔跑，直到听不见任何声响，他扑在一堆干草上喘着粗气。庆幸自己又一次脱离了危险。书来说，我才不当兵，我才不会去送死呢。

夜路上只剩下书来一个人了，而且书来把被褥行囊以及沿途收罗的所有东西都丢下了。书来光着脚走在月光地里，心里非常沮丧，他舍不得那些东西，那些属于他的最后一点财产将被另外的逃荒者拾起来，变成他们的东西。而书来现在除了一具疲惫的身体，到处都是空空荡荡。

一个炎热的下午，书来辗转来到马桥镇。这是一个以手工业作坊闻名于南方的集镇，书来以前从没有到过这里。他依稀记得马桥镇离家乡并不遥远，只有七八十里。书来想他在外面流落了整整一个夏季，走了起码五百里路，突然却来到了马桥镇。书来想他肯定在哪儿迷失了方向，原想走得很远，结果离家乡越来越近了。

马桥镇其实是一条小街，街两侧挤满了形形色色的店铺。书来站在一口炸撒子的油锅前，望着在锅里翻滚的撒子。书来对站在锅边的女人说，真香啊，多少钱一个？女人斜眼瞟着他说，你有钱买撒子怎么不买双鞋穿？你看你的脚趾里全夹着狗粪。书来说，是的，我没钱了，我原来还有些夹在棉被里，可我把棉被也弄丢了。女人用筷子拨了拨锅里的撒子，轻轻地叹了口气，这么多逃荒的人，你们要逃到哪里去呢？书来舔了舔嘴唇，他说，只有老天爷知道，他让我逃到哪里我就去哪里。女人说，今年是大灾年，种田的人遭殃，我这小生意也不景气了，没有人来买撒子吃，他们情愿饿死也不肯掏钱买撒子吃。书来觉得女人说的话没有道理，他纠正说，他们一文钱也没有，你让他们怎么掏钱买撒子吃呢？女人抬头瞪了他一眼，突然厉声尖叫，快滚吧。你以为在这里噜苏半天我会给你撒子吃？我情愿把撒子喂狗也不给你这种饿死鬼吃。书来被女人突如其来的暴怒吓了一跳，他说，我没有向你讨撒子吃，你为什么要对我发火呢？书来一气之下就朝油锅里吐了一口痰，吐完就跑，他听见女人在后面用恶毒下流的话骂他，书来只当没听见。书来害怕许多灾难性的事物，但是他不比别人怕他。

所有的店铺都显得萧条而冷清，书来走过那些半掩的店门，张望着每一个马桥镇上的人的脸，他希望遇见相识的乡亲，他希望叔叔没有死在路沟里，他可以投靠叔叔。沿路所见都是陌生的乞丐和逃难者，他们像苍蝇一样麇集在河岸上，发出嗡嗡的绝望的响声。书来的眼睛一亮，他看见了从老家出来的那辆马车，马和人都不在，但是榆木车架却平静地停在河岸上。书来走过去，看见一个老人躺在车板上睡着，他不认识他。书来把老人揉醒了问他，这车上的人呢？老人的脚朝书来的小腹踹了一脚，他说，你把我弄醒干什么？我快要睡过去了，我的手已经摸到了阴界，你却把我弄醒了。书来说，这车上的人呢，他们去哪里了？老人闭上眼睛说，死在路上了，都死了，我也快死了。碰上大灾年，该死的人都得死，你也去找个地方躺着等死吧。书来摇了摇头，他从老人身上闻到熟悉的死亡的腥味，他真的快死了。书来匆匆地离开了河岸上的人群，他想那个可恶的老头为什么要咒他死，他还年轻，他还没活够，为什么要死呢？

书来注意到马桥镇上有几家棺材铺，还有更多的是铁匠铺，只有那些店铺里存在着昔日繁荣的景象。书来想这是死人太多的缘故，死者的棺材在这一年密布了南方的土地，它们像巨大的土豆埋在地下，与残存的庄稼争夺着空气和水，而铁匠铺里摆满了各种农具，仍然有人来买去犁耙与锄头，那是最固执坚韧的农民，没有收获的年月仍然勤于耕种。书来目送着买农具的人离去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哀。他想起家乡一千亩水淹的棉花，想起去年他在地里耕种的艰苦岁月，如果注定没有收获，人们的耕种也就失去了意义。这么简单的道理为

什么没人相信呢？

书来走到了三个铁匠面前，看着他们锻打一块生铁，铁匠们光裸着上身干活，当档的击打声疲软无力，他们始终沉默无语。只要有人需要农具，他们就一直这样淬火，这样打铁。偶尔地淬火的铁匠和书来对视一下，因为火光的缘故，淬火的铁匠眼睛微微发红，他的手和肩膀也跳动着隐隐的红色。

你要买农具吗？

不。我找我叔叔。

谁是你的叔叔。

我不知道，他大概离开这里了，他大概已经死了。

铁匠们告诉书来，他叔叔早就回老家种棉花去了。书来想想这不可能，棉花地都让水淹光了，叔叔该去哪里种植棉花呢？书来情愿相信那个躺在路沟里的人就是叔叔，也许他想回老家，在经过干旱地区时饥渴而死，这样更符合现实。许多人都死于途中，他们回家或者离家，一般都是死于途中。

书来一直站在铁匠铺里看铁匠们打铁，他还看见了里面窗台上的一盆米饭。书来想，这些铁匠也许是世上最后几个吃米饭的人了。书来想着想着就慢慢地跪了下来，他说不出话，只是虔诚地凝望着铁匠和他们身后的那盆米饭。

“你跪着干什么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书来望了望他的膝盖，他说：“我的膝盖自己跪了下来，我想求求你们 帮我，你们帮帮我吧。”

“怎么帮你？我们帮了你谁来帮我们？”

“给我米饭，给我活干，让我留在铁匠铺吧。”

三个铁匠对视了一眼，他们短促地笑了笑，然后一齐放下手中的活朝书来走过来。书来感觉到那些滚烫粗糙的手抓疼了他的胳膊和腿，他叫了一声，他像一块石头被铁匠们呼地扔出门外。

“给你饭吃我们就会饿死。”淬火的铁匠最后对书来说。

书来躺在泥地上一动不动，他被扔在地上了。他不想动。视线里是马桥镇的天空，天空很蓝很明净，有许多云朵，书来觉得那些云朵才是真正的棉花，洁白柔软，随风变化，书来想最后的棉花地是属于天空的，乡亲们都被欺骗了许多年，棉花彻底欺骗了他们而使无数人离乡背井，他们耕耘种植，收获的是饥饿和流浪。书来苦笑着爬起来，他对铁匠铺里的三个铁匠说，我不恨你们，我恨棉花，天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

在剩余的夏季里，书来滞留在马桥镇。1941年的夏天闷热而绵长，书来想躲过这个夏天以后再继续上路。现在书来又拥有了一只鼓鼓囊囊的麻袋，麻袋里装着玻璃瓶、破布、子弹壳、干馒头等杂物，还有一块棉花，那是从垃圾堆中捡出来的，书来一眼就认出那是家乡出产的棉花，他把它塞进了玻璃瓶，他想也许这是最后的一种纪念了。

马桥镇上的霍乱病菌也就是这个夏季开始流行的。霍乱病菌从逃难者聚集的河滩上突然地滋生，很快地朝四处弥漫。那些患了霍乱的人脸色苍白，上吐下泻或者昏迷不醒，马桥镇的空气充满了一种恶浊的臭气。书来惶然地踟躅于街头，看见那些肮脏的死尸被芦席卷着，扔在河那边的乱坟岗，有的甚至就扔在路边，招来无数苍蝇野狗。他经过了铁匠铺，铁匠铺的炉火已经熄灭多日，墙上挂的地上堆的农具在寂寞中散出微弱的幽光。三个铁匠中只剩下淬火的铁匠，书来看见他正在地上爬，慢慢地朝门边爬过去，他的手里抓着什么东西。

“你要干什么？”书来好奇地看着铁匠。

“铁钉。”最后的铁匠抬起蜡黄的脸，亮出手里的一把铁钉，他说，“这是棺材钉，我昨天为自己打的。”

“你要干什么？”书来盯看他手里的铁钉说。

“我的棺材在隔壁棺材店存着，你能不能为我收尸钉棺，我把这个铁匠铺送给你。”

书来笑了起来。他觉得铁匠的想法幼稚而奇怪，而且它是不合理的。书来说：“不行，我替你收尸谁替我收尸呢？再说，人全死光了铁匠铺还有什么用？我不要铁匠铺，我只要能活下去，总归会找到一个像天堂一样的地方。”

书来听见铁匠手里的棺材钉当地散落在地上，他用脚踢了踢那些钉了，转身离开了铁匠铺。铁匠伏在地上呜咽，这种声音非常熟悉，书来觉得人类垂死的呜咽与水淹的棉花是一模

一样的，它们之间并没有区别。

路上仍然是逃难的人，都是拖儿带女背井离乡的人，他们像荒野中的羊群盲目地行走，这种景象在1941年的夏季持续不衰。书来混迹其中，他的表情和别人相仿，茫然中带有更多的平静，在一个三岔路口，书来拉住一个老人问：“我该往哪里走？”老人不假思索地说：“往家走，你的家乡在哪里就往哪里走。”书来说：“我的家乡被水淹了，那么大的棉田，那么多的房屋，都让水淹了。”老人愤怒地说：“水淹了也是你的家，给我回家去吧，哪里都没有活路，我们都回家去吧。”

书来站在三岔路口，思考了一会儿。他对老人的话充满怀疑，这样的年代不能轻信任何人的话，书来不想回家，家乡滔天的洪水至今仍然使他恐惧和眩晕。书来决定继续朝南走，有人告诉他，南面有铁路，铁路是一种神奇的物质，人沿着铁路走，可以到达世界上最好的地方，到达一个像天堂一样的地方。

几天后书来终于在平原深处看见了铁路，铁路在阳光下闪烁金子般的光，笔直地穿越整个平原，直到无穷无尽。书来爬上路坡，站在路轨中间四处望了望，他对世界露出了会心的微笑。他想，这离他的家乡起码有千里之距，而他面对的世界也发生了质的变化，它远离了水和干旱，远离疾病和死亡，远离了所有的灾难。

铁路的尽头出现了一个黑点。随着轨道的震颤和隆隆的轰鸣，黑点越来越大，书来看见了火车，他拼命地朝火车挥手，停一停，把我带走！火车仍然轰隆隆地跑着，书来急了，他放大嗓门喊着，停一停啊。把我带走！书来看见了火车亮晶晶的车轮和铁管中吐出的蒸气，火车仍然不肯停下来，书来跺着脚，几乎是发狂地喊着，快停一停啊，把我带走！书来不知道火车为什么不肯停下来，他已经把嗓子喊破了。书来张开双臂像鸟一样飞奔了一段，他想把火车拦下来，紧接着他就彻底绝望了，他感觉到疲惫的身体被火车撞飞了，他像一片枯叶在空中飘着。在丧失所有意识之前，书来看见的是千里之外家乡的洪水，无数雪白的棉花仍然在大水之上漂浮，其色泽从雪白变化为浅红色。

夏季快要过去了，经过铁路的逃荒者看见一只麻袋丢弃在路坡上。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搜寻麻袋中的东西，把有用的捡走。最后的搜寻者只发现了一只装着棉花的玻璃瓶，他把棉花掏出来扔掉，带走了那只玻璃瓶，他不需要棉花。

棉花是最柔软的物质，有时候起风了，棉花会随风飘起来，沿着铁路缓缓飞行。

黄金书屋Youth扫描校对||<http://goldbook.yeah.net/>
转载请保留！